

「怪才」馮傑： 懟詩懟畫懟文

有人稱馮傑為「怪才」，其實馮傑一點都不怪，他只不過是喜歡「玩」，喜歡「別出心裁」，以一顆「頑童」之心笑對生活；有人說馮傑是中國文學界的草根傳奇，馮傑本人並不認可，「往上數，人人皆是草根，哪有什麼冬蟲夏草靈芝草之分？」馮傑懟詩懟畫懟文，唯獨不懟生活不懟人。「只有像我這種玩物喪志的人才能做這個《懟畫錄——捕色者說》。」馮傑用他標準的長垣話笑着告訴記者。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戚紅麗、劉蕊



馮傑。受訪者供圖



◆馮傑作品 受訪者供圖



馮傑是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他被稱為「中國文學界的草根傳奇」，逃過學，賣過菜，種過地，做過銀行小職員，出版有散文集《丈量黑夜的方式》《泥花散帖》《捻字為香》等十餘部，曾獲林語堂文學獎、台北文學獎、《藍星》屈原詩獎等，幾乎囊括台灣所有著名文學獎項。馮傑也是一位書畫詩文「齊飛」的文人畫家，先後在《中國美術報》《大河報》《光明日報》等十多家報刊開設文畫專欄。藝術界評論馮傑「文畫結合，富有情趣，文畫合璧，創意獨特，餘韻回味，內蘊精緻，方寸之中瀟灑濃厚的文化氣息」。

一本適合八卦的閒書

《懟畫錄》是馮傑的新作。在河南話中，「懟」含魯莽猛烈狀，多指作壯漢粗事，幹事幹活喝湯都是一個「懟」。而細琢磨，魯莽之外，這個詞還有「討論」「碰撞」之意。馮傑用這個字來表達自己對文字、繪畫的炙熱情感，以及他作為畫者與寫者的觀察、感悟和思考。「懟」在古語中應該念四聲，是「怨恨」的意思，河南話的「懟」念三聲，另有其字，「只不過這幾年大家都使用這個字，約定俗成了，我也就用這個字了。」馮傑說，「《懟畫錄》收錄的文字繪畫作品跨度十多年，書中的內容一文一畫互相補充，有的寫的是跟某位詩人的交往，有的是寫到跟別人的合作。這純粹是一種情趣，是對時間、對往事的一個紀念。」

馮傑自己總結說，這是一本適合八卦的閒書。馮傑在書中畫人物、畫翎鱗、畫草蔬、畫獸蟲、畫雜項、畫虛實，將文作為畫來「畫」，又將畫作為文來「寫」，讓文圖互懟，意趣自見，令讀者不覺開懷大笑。他在畫筆和寫作間閒庭信步，畫面或清新質樸、或清新活潑，語言亦莊亦諧、至真至趣，盡顯赤子情懷。

人生冷門中尋找「熱鬧」

《懟畫錄》中馮傑談到自己學畫畫的淵源：「我十三歲的時候開始跟隨着齊白石畫畫。當然，不是跟隨『一位齊白石』，是跟隨着『一張張齊白石』，跟隨着齊白石繪畫郵票來畫畫。」

在北中原鄉村，在黃河邊小鎮上，馮傑父親在營業所謀生，櫃檯下面，馮傑能檢到大量廢信封。那些年，馮傑買不到齊白石畫集，便開始臨摹那一張張廢郵票上的齊家花草，那是另一個顏色世界，馮傑叫另一種「手拓」。

「後來，知道畫畫不能當飯吃。再後來寫詩，知道寫詩也一樣不能當飯吃。兩者都屬於人生冷門，要冒一定風險。三十年後，才知道自己幹的都是一些容易餓肚子的事。所謂純粹藝術，在鄉下，大體都是一些遊走於米飯之外的鳥事。」

「當文字無法表達的時候，開始託付於色彩，十二種顏色可以叫喚，它們發出不同的聲音。靜夜露白，從素紙上聽到白的聲音。從顏色上聽到顏色的聲音。作為一位不純粹且經常喜歡穿幫走穴的詩人，

要先把畫面經營得有趣，在顏色裏憋氣潛泳，再露出髮梢，去呼喚遠方的文字。這說說容易，做起來很難。」

詩人是大自然的奇觀，詩人就是童心。寫詩跟畫畫一樣，都需要些天分。馮傑作為專業作家，帶着行政職務進入到文學院。記者問他，「童心還能保持嗎？」他開玩笑地說：「天生的詩人，童心骨子裏都保持着呢。但要不是服務大家，我都寫出《三國演義》、《紅樓夢》了。」馮傑特別愛開玩笑，問及自己的學歷，高中都沒上完的他自稱是「晚稻田大學畢業的。」說起作品的數量，大家喜歡用「著作等身」來形容，但馮傑卻說，「等身子還差不多。」他說，作為一個熟練的作家，都能寫，但是寫的東西是不是超越了自己和別人，卻要另當別論。

在文字與繪畫表達上，馮傑一直追求「另類」。他向記者透露，目前正在準備一個散文集，正在寫的是「駱駝如何從針眼裏穿過去。」

畫意如家鄉竈火 最撫人心

「馮傑的畫意裏始終瀰漫着對故鄉熱土的眷戀，就像是『姥姥的村莊』近在眼前。」茅盾文學獎獲得者李佩甫評價，「馮傑的畫大多是小幅的，看去悠然、率性、憨直，卻又像是寫給北中國的一封封閉情書。面對北中國的大地，面對故鄉的熱土，他把愛意鋪在紙面上，一筆筆地勾勒、渲染……這就像是家鄉的『竈火』，以此來溫暖他那顆客居城市已久的、漂泊的心。」

一個作家的午後：村上春樹編選 費滋傑羅後期作品集

作者：史考特·費滋傑羅
主編：村上春樹
譯者：羅士庭、賴明珠
出版：新經典文化



村上春樹持續譯介費滋傑羅作品超過40年，首次親自編選、翻譯、撰文介紹，收入8篇小說及5則隨筆。精選作品創作於1930至1940年間，正展現了費滋傑羅人生實際遭遇的困境。前兩篇作品《一段異國旅程》、《兩個錯》大量描寫夫妻之間的緊張關係。這源自第一本著作《塵世樂園》成功後，費滋傑羅和妻子塞爾坦和上流社會往來，過着飲酒放蕩、不忠的生活，導致婚姻出現危機。1930年，塞爾坦罹患思覺失調症住進療養院，費滋傑羅經常借酒澆愁。龐大的開銷加上妻子的醫藥費，讓費滋傑羅屢屢向編輯柏金斯借錢。《風中家族》、《資助芬尼根》、《消失的十年》將酗酒、債務等現實問題昇華成自嘲的小說。為了讓經濟狀況有所改善，費滋傑羅積極前往好萊塢發展，卻一再挫敗。1931年，費滋傑羅獲米高梅公司邀約擔任編劇，他以此為題材，寫出《瘋狂星期天》。1937年，他定居好萊塢後發表《年少有成》，寫下伴隨成功而來的幻滅。村上春樹另外選錄對他影響深遠的「崩壞三部曲」和《我所失落的城市》。「崩壞三部曲」是村上反覆重讀的經典，如今終於為了本書翻譯；《我所失落的城市》與《酗酒個案》則是他時隔四十年再度重選的鍾愛之作。

成都魅力征服現場科幻迷 第八十屆世界科幻大會落幕



◆科幻迷與戴着熊貓髮夾的成都代表團員合影。受訪者供圖

在早前於美國芝加哥舉辦的第80屆世界科幻大會上，成都作為下一屆大會的舉辦城市接受了現場質詢，贏得了世界科幻協會和現場科幻迷的認可。在去年的第79屆世界科幻大會上，成都戰勝競爭對手獲得2023年第81屆世界科幻大會舉辦權，將成為中國第一個舉辦世界科幻大會的城市，也將是該盛會繼2007年在日本橫濱之後第二次在亞洲城市舉辦。按照相關規程，成都需在「成都世界科幻大會專場問答交流會」上贏得世界科幻協會及在場科幻迷的信任支持才能確保明年的舉辦權。在交流會的開場陳詞中，成都堅定地表達了「堅持傳統、創造驚喜，溝通東西、鏈接中美」的宗旨，成都世界科幻大會美方聯合主席本亞洛則對成都的雙機場優勢、優良的自然環境、深厚的文化底蘊、濃厚的科幻氛圍進行了詳細闡述。針對科幻迷有關交通、食宿、線上參會等問題，成都代表團進行了現場回覆，贏得了大家的掌聲和認可。

推動科幻產業出國門

在第80屆世界科幻大會期間，成都代表團在現場設置「2023年成都世界科幻大會」展位，開幕當天便吸引了1,200餘名觀眾參觀互動。在「古蜀神話與西方科幻論壇」上，中外學者就東西方文化進行了深入交流。科幻世界、賽凡科幻空間、八光分文化等成都科幻機構亦集體亮相。科幻世界在Fantable上，向來自全球51個國家的近4,000名參會者介紹中國科幻發展和出版情況，並邀請現場科幻迷對《三體》等中國科幻書籍展開討論；賽凡科幻空間製作的「2023成都世界科幻大會」筆記本、杜邦紙袋等文創紀念品，將中國元素與科幻相結合，頗受歡迎；八光分文化與美國「鳳凰社」出版社聯合主編的《銀河邊緣》叢書，則成為第80屆世界科幻大會上最亮眼的合作出版項目之一。

成都市科幻協會也與12位雨果獎提名作家、17個知名科幻機構進行了現場對接，積極探索「科幻+」產業新模式，推動中國科幻產業多元創新發展。「既要『走出去』，又要『引進來』。」成都市科幻協會相關負責人表示，該市將以舉辦世界科幻大會為契機，為全球科幻產業從業者搭建一個舞臺，將國外優質科幻產業資源引入國內，實現文化與產業的雙重交流。

「成都派對」展現古蜀文化

「我非常想去熊貓的故鄉中國看看。」8歲的小科幻迷Lily是熊貓的忠實粉絲，當她看見成都展位上的熊貓玩偶後，十分激動地表示。美國當地時間9月2日21時，「成都派對」在世界科幻大會現場舉行，大門口可愛的大熊貓展架，團員身上精美的漢服……吸引着來自四面八方的科幻迷。毛絨熊貓、皮影、蜀錦、豆瓣俠玩偶，一件件藝術品讓科幻迷們愛不釋手，川劇演員現場表演的精彩「變臉秀」，更贏得陣陣喝彩。中美文化藝術中心主任席悅權帶着一批書法家、琵琶演奏家現場助興，淡淡的墨香和着幽雅的琴聲，令穿着奇裝異服的幻迷非常興奮。當看到書法家揮毫寫下「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的詩句後，科幻迷Scott拿起毛筆跟着學了起來。Scott是位工程師，曾經兩次到訪中國，對中國的發展驚嘆不已。他表示，將努力學習中文，期待明年能去成都。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插畫師遇見小說家

文：余孟書

村上春樹的讀者們對於「畫伯」應該都有印象。所謂的畫伯，就是日本插畫大師安西水丸。除了繪製書籍封面和插畫之外，他也是作家，作品以小說與散文為主。2014年，安西水丸因腦溢血逝世，享壽71歲。曾與安西水丸出版俳句繪本的嵐山光三郎在《我與村上春樹、書，還有畫筆》的推薦文中提到：「生命總有起始與終結，儘管快樂的日常記憶會漸漸消逝，但水丸描繪的細細線條將永存於我的心中。」

插畫家南伸坊在摹寫安西水丸畫作之後，如此詮釋其風格：「水丸認為『不錯』的題材，是在作畫時覺得畫得『不錯』，並在覺得『不錯』的狀態下完成一幅『不錯』的畫。」當我們悠遊安西水丸的世界時，亦可保持不錯的心情，慢慢品味他繪製作品所懷抱的自信。

安西水丸不為村上春樹的小說和雜文集設計封面，他們也有一系列的圖文書籍合作。本書記錄了安西水丸的創作歷程，並回顧兩人的合作以及兄弟情誼。某天，一位編輯帶着安西水丸去村上春樹開設的

爵士酒吧，促成了他們的初次見面。當時閒聊了工作和電影，相談甚歡。第一次合作是在1981年，緣分持續三十年之久。安西水丸插畫作品的數量很龐大，本書特別刊載由他親自挑選的三十幅最佳作品，每件作品評語皆來自安西水丸本人的口述內容。描繪村上跑步姿態的插畫，榮獲排行榜之冠。安西水丸曾到三鐵競技場替參賽的村上春樹加油，這張插畫彷彿村上春樹正朝着水丸跑來，神采奕奕。可見兩人在工作或私底下都有密切的關係。

兩人一起參觀了農場、假髮工廠等地方，也與村上結下良緣。由於村上、村上春樹、村上新聞社同名，安西水丸特地為這個組合拍照留念。安西水丸和村上春樹曾為了書籍前往印製《海邊的卡夫卡》的印刷廠，水丸記住村上春樹穿了花襯衫，回家僅憑記憶作畫。他從小培養了敏銳觀察力，善於將場景與人事物刻畫在腦中，即使不利用相機拍攝輔助，也能以雙眼儲存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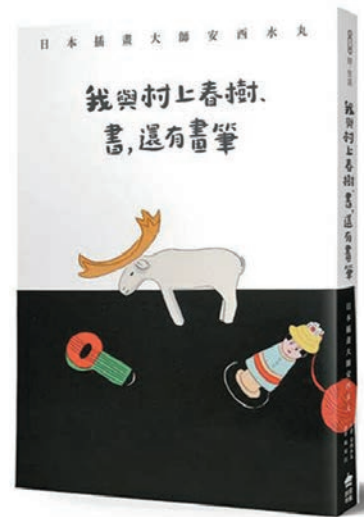
村上春樹在《白兔美味的法國人》寫道：「水丸就像是我親兄弟

般的存在。」他們平時常閒聊，通常不討論文學，大多是棒球、音樂或電影等話題。安西水丸認為自己總是受到上天眷顧，認識有正面幫助的朋友，想完成的目標也會實現。他認識村上的過程，亦是如此。那麼，安西水丸在村上春樹心中是怎樣的人呢？此處引用《安西水丸正在看着你》的描述供參考：「安西水丸有時是一位插畫家，有時則轉換為散文、小說作家，到了夜晚就單純只是個酒鬼。他擁有一些令人欽佩的地方，有些特質又讓人不敢在別人面前大聲說出口，如此多面相的特質匯聚在一起，形成一位名為安西水丸的人。」

這裏跟大家分享一件有趣的事。村上表示，他出門被陌生人認出來時，感到很驚訝。他們為何能輕易認出他的長相呢？路人回答，因為常透過水丸老師的插畫，拜見村上老師的臉啊！附帶一提，村上春樹的不同作品中，不只一次出現渡邊

《我與村上春樹、書，還有畫筆：日本插畫大師安西水丸》

作者：安西水丸
譯者：楊家昌
出版：創意市集



升這個角色。現實生活中，安西水丸的本名就是渡邊升，是不是很有趣呢。

《我與村上春樹、書，還有畫筆》一書，圖文並茂。建議您帶着愉悅的心情，輕鬆欣賞。如果對於兩人的作品有興趣，也鼓勵大家延伸閱讀。插畫家安西水丸遇見小說家村上春樹是極為珍貴的緣分，更是讀者的幸福。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